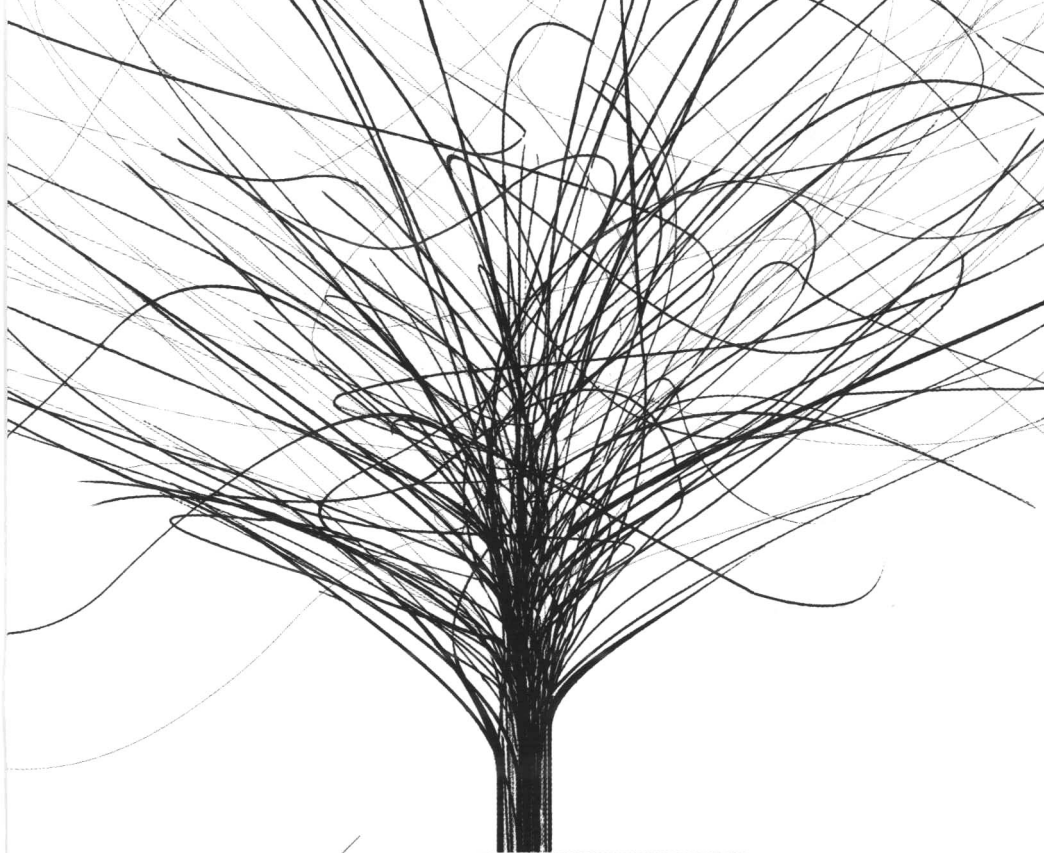


王锐愚 著

走路向
天堂

 文匯出版社



走路向天堂

王锐愚®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路向天堂/王锐愚著.--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96-0066-3

I.①.走… II.①王…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2604号

走路向天堂

策 划 / 张万文

责任编辑 / 竺振裕

特别编辑 / 朱长山

封面设计 / 好书坊

制 版 / 好书坊

出 版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出 版 人 / 桂国强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版 次 /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90千字

印 张 / 12

书 号 / ISBN 978-7-5496-0066-3

定 价 / 28.00元

序

曹文轩

前不久刚接触到一部成长小说研究的论著，现在又为一部成长小说写序。似乎大家都觉得我很适合写“成长”。许是我同孩子们接触更多些，也有不少八零后的青年朋友，我看着他们成长，也感受着他们成长。殊不知，一代与另一代的成长，最难书写。

我笔下的孩子们在成长中更多的是欢乐，而王锐愚写下的成长里，却用到了非常多的疼痛。也许他正在成长，正在同青春的痕迹挣扎。也许对成长，他有比我更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在他看来，成长，必然是个疼痛的词。

写了这部作品的作者，是一个执着而有教养的男孩——也许，他更愿意我称他为青年。这个青年，对人生有着超出他同代人的见解，他对文学的体悟更是遥遥领先的，这也许是因为天资，也许是因为勤奋，也许是因为家教。这个青年很有点想法，很有点肆意，很有点理想，又有点“目中无人”。在作品里——如果这部作品与他有关的话，他、他们摆着自己满意的表情，听着喧嚣的歌，穿过心底的长街短巷，在路过的拐角，三三两两哼唱着《我们的小世界》。

他也营造了一个小世界，让我，或是我们这些忙于生计的大人们都有些困惑的小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中，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美满地生活，而是罩上坚硬的外壳，倔强地四处撞壁。当然，他们会果断地认为我们这些大人太过于世故、陈旧，早已没了梦想。他们才是见过梦想被现实压碎了翅膀的人。他在文字里秉着一口傲气，跌跌撞撞寻找出口的样子，让我不禁想到一个特别有姿态的词：拗。

拗，是创作的拗。不走常规的叙述模式，非要拗起来走。拗可是一门学问。要抬着下巴别着脸颊走得漂亮了，得选对方式。寻常道场里这么走着，肯定要被行注目礼的。但若是跳着街舞，就算走上一路，非但没有非议，还会连获赞叹。因为街舞的拗，是有含义的拗，不是平白无故为了扭曲而来的扭曲。舞者知道为什么这时候要折起关节，音乐起了哪个鼓点时要倒地旋转，这是设计好的，也是流露出的。爱跳街舞的人不少，跳得精巧，不让人觉得只是玩花样的却不多。这和拗着写作的原理一样，拗着，得拗得有道理，有感情。锐愚的文字里有执念，固执地要将世界分为两半的执念。固执地要从青春的爪牙中挣脱的执念。固执地要在自己的世界中格斗的执念。闭着眼睛，拒绝与迎合相互纠缠。这种执念，不但朴拙地生长在他的身上，也蔓延在这个阳光与浮躁同在的年纪里。这是年轻人的朴拙，我们年轻时也曾有过，似乎一屏气凝神，一种奔腾就能冲满血管。时光过得久了，这种激情也淡去了。锐愚的这份拗，虽然粗糙、朴拙了些，倒也是年轻的拗，充满男性热血的拗。

写小说的人的世界，可以很大，浩瀚到千百年间，宇宙万物。却也很微小，微小得只能放进自己，甚至只能容下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作者的小世界里，那双眼睛透过懵懂的认知模糊地看着虚伪的世界，愤怒地认为，“践踏即拥有，丑恶即正义，庸俗即存在。”坚硬的想象，扭转的目光，是锐愚透过笔下的男男女女们呈现出的文字的拗，精神的拗，青春的拗。

拗着来来去去，好像是他们特有的习性。写作的时候拗，生活的时候也拗，以嬉笑怒骂的姿态生活，内里都藏着一个战斗者。这个战斗者可以扭转瞳孔，看见隐藏的秘密，执拗地斜着下巴，手里藏着无可探知的力量，面对自己铺设的荆棘，冲撞着前行。

我们那代人，成长的日子时常磕磕绊绊，却也欢腾。磕绊的多是物质，欢腾的都是精神。而如今的孩子们，不太有物质的苦恼，更多的却是精神的疼痛。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穿件蓝背心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朝气。那种朝气是带着些傻

愣愣的笑，是一挥手便呼朋唤友、成群结队的热闹，是一群文学青年拥挤在走廊灯下、教室后排，埋首读书，书写理想的真挚。而当我们为孩子们创造了不再磕绊的生活时，他们却被困在家里、困在学校、困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越来越快的节奏，让他们没有机会慢慢地成长、慢慢地感受时光的流逝、慢慢想像文字里的风景。现代化的时代，也是想象被简化的时代。孩子们在越来越薄弱的想象里，梦想不再纯粹，精神渐渐孤独。他们不在文字里言说孤独，而文字中的倔强与坚硬却都是孤独。那份孤独，是这一代的孤独。他们靠着那股拗，自己消化，自己解脱。写作是纪念成长的好办法。她以明亮或惆怅的模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们，在我们的青春里，也在他们的青春里。

不过，写小说，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什么是小说，怎样写才能称为创作，这确实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并不是码出几十万字来便可以昂首踱步地炫耀自己的小说才能。小说需要技巧，需要质地。小说，是个玄奇的作为，却又是个实在的作为。这个年纪的孩子，更喜欢将它变得玄奇，似乎越玄奇越好。比起实在，玄奇更难以把握，一不留神，变成徒有其表的艰涩就难以言说了。我这样表述，并非强调文学的专业性。锐愚那种无心炫技的表述，也许更有原始的生命力。文章的质地，是无法随意拈来的。只有谦逊的阅读与鉴赏、仔细的思考与咀嚼，才会在积淀中构建出优雅的厚重的质地。锐愚的文章，情感是有了，功夫也下了（要知道，码上几十万的字也是个体力活），想必他对自己也有着独特的认识，而文学的质地，还需要再潜心琢磨。内外兼修下的作品，才能有成为经典的可能。

这份琢磨，是平和的、深邃的，也是漫长的。不管写作什么样的作品，不管计算着怎样表达，关键是作者必须有颗沉淀的心。文字可以激情豪迈，斑斓瑰丽，但飞扬的眉眼背后，是生活的磨练。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急于张扬个性也非巧做心思迎合市场，而是腾出一片心底，沉静地真实地去感受、洗涤、思考，然后才是目光成熟的书写。锐愚是懂这个道理的人。这样的人，在年轻写作者中也许并不多。

从叫板生活到回味无穷，锐愚和他们这代青年的成长还有漫长的时光要度过。要耐得住寂寞，享受得了寂寞，才可以继续言说人生。不仅是锐愚，这是每一个作者都该铭记的道理。

在文学的路上，但愿我们总能看到锐愚的身影。

2011年5月7日

第一部分

画线者

回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星期三傍晚，父亲将一张入学通知书轻轻递到了摊开在空气里的左手手心。那是我的左手，它此刻正位于左手的手心位置，与九大行星连成一线的精准角度。懒洋洋的身体在经历漫长的沐浴之后彻底放松，脚趾和手指的薄皮早已泛起层层褶皱，前天傍晚修剪后的劲爽发型令这个自己倍感惬意。我将一切可以放松的肌肉彻底放松，从脑皮开始到下身的肌肉，大腿内外的肌肉，脚踝的肌肉，右手的肌肉，最后抵达左手的肌肉。那是你的左手，它正位于你左手的手心？我第二次盘问自己。是的，那就是你的左手，入学通知书此刻就盛放在你的左手手心。我在心底不断的拷问自己，在确认了景象的真实性之后，双眼凝视着扭曲的大拇指，重复第一个问题，又或许是第三个问题。父亲迟疑了片刻，没有获得想要的回答，匆匆离去，昏暗的走廊留下一个渐渐模糊的背影。背影透过隐约的光线一眼望去，那是一个发丝凌乱、身材矮小且肥胖的中年男子。

我以正常的弧度转过身，继续保持永垂不朽的姿势，平躺在床头借助这个世界的空气，用唇语对着其中漂浮的氧气分子倾述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那个世界的语言开始悄悄渗透的瞬间，我收到了讯号，果断从床头立起身子，用稍许恢复了独特能量的左手试着托起一张薄薄的纸。它的重量在这个世界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身处两个世界的这个自己而言，它远远超过了一艘巨型货轮的重量。手心表面迅速冒汗，汗水宛如黄果树川流不息的瀑布奔驰而下，极不自然的肌肉组织疲惫而困乏的拥挤在一起，空气里的分子此刻已经知晓了自己想要拥有的环境。转眼之间，房间的空气凝结，陷入短暂的固体状态，只剩下一整片无声的呐喊。我已经将那张入学通知书托起，此刻它悬浮在凝结的空气中，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一切竟是如此的如真如幻，如此的美妙绝伦。它获得了那个世界的技能，正悬空漂浮在房间的中心位置。剧场对街胡同深处，最奇幻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在开始。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做到。事实上，你现在已经做到了。你恢复了与生俱来的能力，告别了一年前那个短暂丧失魔力的李道明。我信心十足的扪心自问，重重的拍了拍胸口，嘴角泛出一丝诡异的笑意，引来客厅里母亲投来的莫名眼神。

报名结束后的第三天，我迎着陌生而熟悉的晨辉背着崭新的书包，一路走向羊子小学。一整年的休养，令此刻的这个自己无比饥渴。我饥渴一切允许饥渴的事物，所有原本普通的事物在这个自己看来全部变得与众不同。所有的事物都值得去饥渴，饥渴万分的欲望纷至沓来。我自命不凡的跨入五米宽的学校大门，将书包轻巧的丢在门前的地面上，迎着莫名无助的眼神用双脚使劲踩了四下，之后迅速背起以显示自己的个性。是的，我非常个性。个性化的脸庞、个性化的微笑、个性化的人格、以及个性化的人生。我已经恢复了独一无二的能力——这个学校里，乃至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领悟得到的高超技能。从今往后，你都与众不同。我将扭曲的脸庞稍事整理：整理得天衣无缝，整理得完美无缺，整理得前无古

人，紧接着毫不在意肩膀上的灰色尘土，窜入拥挤的人群之中。人群中的男女同学没有意识到这个自己的存在，我孤身一人融化在其中，穿过学校的操场，穿过一切可以穿过的建筑，在极短的时间里隐藏掉了心中那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你必须隐藏自己。你必须掌握那种语言。我点点头，在那种人格的完美作用下，最后一次重复了一遍来此的初衷。

满口的干涩令人感到无比的饥渴，我怎么又开始饥渴了？难道这个自己生病了？出门之前已经喝过一大杯水了。难道我犯错了？我坐在椅子上盘问自己，像上个星期一样反复盘问自己。不，你没有错。你只不过是将书包丢在了地面上，用脚轻轻蹭了两下。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不能在这个世界犯错，一旦犯错，就无法挽回。你会被他们迅速消灭。他们早就在你回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时间里准备就绪。他们的能量远远超越你的能量。你微不足道的身躯难以抵抗他们的攻势。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行踪几乎就要暴露，幸运的是，他们虽然发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理位置，但是还不知道那个秘密。诚然，他们现在可以随时来拘捕我，可是，他们还没有获得拘捕这个自己的确凿证据。在确凿的证据还没有被追查到之前，我必须调动一切手段和技能隐藏掉自己，最好彻底隐藏掉这个自己，包括姓名、身高、体重、三围、爱好、鞋码、甚至是面部轮廓。是的，就从今天开始隐藏自己，必须将自己隐蔽起来。我下定决心，搂着自己的灵魂望着前方黑咕隆咚的未来许诺道。

开学的第一个月，夏天的炎热迟迟不愿退去，令人倍感倦意的焦灼状态愈演愈烈。午后三点钟的太阳直接照射在桌角，整个学校连同水壶一起沸腾。我在课间，毫不犹豫的大口大口喝水，但是干涩的喉咙依然无法被它满足。你的身体，目前还无法快速适应这个世界的节奏。我继续无法抗拒的饥渴，饥渴学校无比拥挤的操场，饥渴教学楼墙壁上万年不变的八字宣言，饥渴篮球场地面上刻画的白色边界线，饥渴教室里黑板报上的国际新闻，饥渴班主任戴着的高级名牌眼镜，饥渴女同桌纯真而邪恶的妒忌心，

饥渴抽屉里袋装牛奶散发出的恶臭味，饥渴值日公告牌上陌生的姓名，饥渴教室后排墙角堆积的各种垃圾，饥渴每天下午最后的两节自习课，饥渴操场一侧沿着墙壁发芽的参天大树，饥渴小卖部里年少女孩的天真烂漫，饥渴文具盒里永远不会变质的铅笔芯，饥渴校门口数家小吃摊各类零食的售价表，饥渴每天课间操时分买回来索要了其中的金卡便遗弃的干脆面，饥渴一连半个月都没有吃腻的棉花糖，饥渴上课铃响起时瞬间不欢而散的人群，饥渴二楼女生厕所门前徘徊的无聊男生，饥渴校门口左侧拐角出口那一整片繁华的商业街，饥渴陌生的氧气夹杂着挑衅扑面而来的诡异画面。

差不多了，目前先想到这里。我拖着满是倦意的身躯缓缓站起身，一通喧哗的放学铃声敲碎了课堂的宁静。教室里欢声笑语的陌生人毫不在意这个软弱而矮小的自己，纷纷绕道而行，消失在了傍晚的金色之中。金色的黄昏看起来居然是如此的落寞和悲伤。在喧哗远去的瞬间，一个无聊而危险的念头涌上心头。那绝对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念头，我很快断言。虽然，它之于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竟是那么的无聊。不，这不是无聊的事情。对于你来说，它是一个异常严肃的念头。你得好好想一想。我绕着空旷的教室从讲台一路走到最后一排的角落，接着从教室的最后一排走回讲台，六神无主的抬起头仰望五彩缤纷的天花板，最后站在讲台上双手插袋的低头默念凡夫俗子不可理喻的经文。教室里此刻还有一个人，一个值日生，但是现在竟转眼消失不见了。我无从考究半分钟之前还在教室里抱怨不断的他，此刻溜去了哪里尽情快活。你要专注。你专注一点好不好？我警告自己，扇了自己一记重重的耳光，果断的抛开心间所有的杂念，用满是铅味的右手揉了揉太阳穴，假装镇定自若的回到第一排的座位旁边。这个位子现在轮换到了靠窗户的角落，位于讲台左侧的时钟前面。除了一侧的人行过道，基本上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四天以来，自从轮换到这一排的位子以后，就再没有在课间时分受到任何一个过路人的打扰。毫无疑问的一点，这是一个独特的位子。这个位子在他们的看来，不过是一个靠窗户依假

的普通座位，一个用木头制造而成、表面经过涂层加工的低质座椅，桌面上刻着这个世界上的人留下的记号，一个又一个弱智而糟蹋的记号，它们彻底玷污了原本纯洁无暇的桌面，同时还玷污了椅子。他们竟然连椅子都不放过？我忍不住在心底臭骂道。这可是每天都要坐在上面听课的椅子啊，它是如此的无辜，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小巧，谁会下此毒手去残害一只小小的野兔？我一只手摸着桌脚五颜六色的舞弊记号，一只手将椅子缓缓移开，低下头，合上双眼，驻足思考。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了。我在一分钟的思考之后，迅速定下主意。我抛弃了那个世界传来的危险警告，执意接受了心底涌上的那个念头。它的表面依旧是一排又一排的尖刺，凡是触摸到它们的人必定死亡。我毫不犹豫的运用那个世界的语言，将尖刺在十秒的短暂时间里化为一团又一团的棉花球，温柔的拥抱它们，感受着它们散发出的迷人薄荷清香。我在自己几近晕倒的前一刻，扶起歪斜的身子，快步走向教室前门，面对一望无际的漆黑走廊仔细瞭望：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只听到了走廊的尽头，又或许是空气中震荡不息的脚步声。脚步声越发模糊，似乎已经全部远去。周遭已经没有人了，他们全部回家去了。我在心里稳稳当当的点点头，满是疑惑的回到教室，溜到最后一排的座位旁，发现他的书包不见了。他是什么时候，回到教室拎走了书包不辞而别的？管他呢，我打消了多余的困惑，再次回到自己座位旁。金色的光线已经消失不见，略显灰暗的光景令人倍感寂寞，寂寞迎着阴森的寒冷气息突然之间扑面而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再次确定了那个念头的危险性。当然，还有它的意义。危险与意义缺一不可，这是多么可怕的抉择。可是，我在这里必须尽快找到一个保护自我的方法。同时，找到一个延续那个世界的理由。否则，这个自己将迅速被同化，被时光彻底遗忘。我不能变成他们。你已经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你不允许自己回归到原始状态。就是现在，付诸实践，开始寻找。

就是现在，付诸实践，开始寻找。我在心底默默背诵了第二遍，狠下

心来，站在讲台上，在粉笔盒里迅速开始仔细寻找，各色的粉笔令视线无法轻易辨别出三原色，此时灰暗下来的光景令失去电力供应的教室越发黑暗。我必须抓紧时间，机不可失。这是千载难逢且无法复制的机会。我在黑暗笼罩的前一秒抓到了那种颜色的粉笔，那种在这个世界的特征为绿色的粉笔。绿色的粉笔，绿色的粉笔，绿色的粉笔。我来回确定了三遍，又或许是四遍和五遍，带着心满意足的欣喜之感溜回第一排的座位，忍不住再次扭过头朝着教室门口望了望，屏住呼吸，细细凝听此刻空间里一切可能察觉的声响，闭上双眼，短暂的消除这个世界一切不必要的骚扰。在左手的力量恢复的那一刻，使劲全力用左手握紧粉笔，沿着自己座位右侧，轻轻的闭上双眼，在经过洗礼的人行横道的地面上画下一条半米长的线段。你画好了一条半米长的线段。我画好了一条半米长的线段。我点点头，肯定自己的功绩，缓缓站起身子，将胸口的一团团棉花球全部丢回那个世界，紧接着深深倒吸了一口冷气。我舒缓紧张的情绪，走回讲台将绿色粉笔原封不动的插入盒子里，仔细盘查了它在其中的前后顺序，用衣角反复、快速的擦拭掉上面手指留下的指纹。指纹连同这个自己的味道必须全部销毁。我拍了拍手心沾有的粉笔灰，矫揉造作的回到座位旁，小心翼翼的将椅子挪回之前的位置，与桌子并排呈放，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一切都如同往常一样的正常。此刻，彻底蔓延开来的黑暗，令双眼无法辨别出那条线段所处的具体位置。我开始怀疑自己左手的力量有无恢复，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看到了幻象，忍不住担心自身的能量是否回来了。我背起书包，试着转身离去，可是这个世界的这个自己提醒我。不，你应该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它的具体位置。我找不到离去的理由。我必须确定一下它的具体位置。我再一次的转过身，稳定颠簸的心境，开始运用那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将视网膜扭曲。它的焦点开始犹如近视时的焦距一样迅速拉近，可是拉得远比前者要近得多。然后，一道淡淡的光芒沿着眼缝渗入。光芒沿着漆黑平坦的地面四处蔓延，其自身微波的能量只能挑逗这个世界的空气分子，无法产生任何附加属性，更谈不上对任何人的伤害。能量以独有的

传播方式透露出一股独特的韵律，这是一首不需要钢琴去弹奏的塞纳河畔的忧伤歌谣。它不足一米的长度，与之前预料的差不多，淡淡的微弱光线，线段的厚度为一厘米，将其称为一条厚厚的线段也不为过。线段保持了惊人的平衡性，我忍不住折服于自己的实力，竟能徒手轻易画出一条如此笔直且毫无破绽可言的线性符号。相比于线段，这个自己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符号。笔直的线段，前后两个端点，缓缓散发出淡淡光芒的线段。它位于自己座位的右侧，人行横道上，绿色粉笔刻下来的线段。我肯定了它的存在，满怀希望的背起书包，将遗弃在教室门口地面上的铁锁拾起，锁好教室的大门，避开黑暗的力量，快步走在回家的小道上。

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上课下课，起大早到教室，我忍不住时时刻刻的关心它的模样。他们一直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压根就没有看到过它。毋庸置疑的一点，它是一条线段，它已经被我刻在了座位右侧的人行横道上。这条狭窄的人行横道，每天都要经历是无数次的践踏，他们偶然低头拾起遗落在地面上的各种物品，经人碰撞摔倒下去的软皮文具盒，不小心推落的教科书，故意丢在地上供人炫耀的小纸条，练习册与圆规一并贴着地面睡大觉的晌午。无需关心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只在乎一点，唯一重要的一点，他们其中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你希望有人察觉到它的存在。我希望在这里寻找到那个时刻的出现时间。时间之于任何世界都万分重要。时间永远也无法用那种东西去购买。自从线段完成它的使命的第一刻开始，我就已经赌上了自己的性命。是的，我可以被毁灭，但是必须寻找到一个延续那个世界的力量。一种可以支撑两个世界的力量——那种力量，自从来到这个班上报道的当天上午，我就已经冥冥之中感觉到了它忽明忽暗的影子。它就位于这个教室里面，现在的这个自己甚至可以大胆的预测它就处于前面三排的某个位子中间。我可以寻找到力量的大致坐标，但是力量总是借助虚假的皮囊隐藏自我。如果在这里彻底释放灵魂深处积蓄的能量，一定可以轻易查找到力量的源头所在，这是毋庸置疑

疑的事实。但是，你不能发出一点的声响。一丁点的声响也不允许发出。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较量，既不是谍战片也不是惊悚片。这是一出世界大战——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我正位于两个世界的守恒法则之上。快点，你快点给我现身吧。我双手抱头，目视着肮脏的桌面，暗暗地许愿。

漫长的等待令原本崭新而新颖的校园生活，瞬间变得枯燥而无味。每天重复着一模一样的事情，上课听讲，下课放学回家，路过爷爷家，然后完成功课上床睡觉。原本以为无限蔓延的枯燥生活，却随着线段的质变而结束。它怎么变短了？到底是谁扭曲了它的形状？这里竟然真的有那种人？我失去了身体的平衡能力，双手握拳靠着桌沿依偎，豆大的汗滴顷刻间涌现而出，满脑子的困惑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不，它并没有变短。我故意将一本练习册丢在地面上，小心翼翼的俯下身子，低下头睁大双眼观察它的模样，然后迅速得出了结论。结论为，它的长度没有任何变化，俨然是一次视觉上的误差。这种误差在这个世界遍地都是，误差与骗局的出现概率不约而同的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但是，它怎么发生在了它的身上？它是不可能产生误差的。它是如此精妙的事物，一种独创的符号，一份独一无二的讯号，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存在。我缓缓立起身子，将练习册索然无味的丢在桌子上，紧锁眉头，靠着椅子反复思考。它的亮度没有变化，这点值得庆幸。至少说明，他们没有发现它的存在，还没有渗透出那些毁灭的力量。光芒依旧健康，健康的光芒毫无瑕疵可言。但是，线段的扭曲度不得不令人遐想连篇。这种扭曲，之前从未见过。不，你错了，它并没有发生扭曲。我很快打消掉这个猜疑。它是原封不动的、原封不动的保留在原地。我重复着同一个词汇，来来回回的奔跑于火车站与飞机场之间，试图寻找一个供人睡觉的赛马场。它的身旁隐约多出了一条线段。这个自己在寻找到赛马场的一瞬间，感受到了那条线段——那一条多出来的线段。那条线段的长度与自己亲手画下的线段一模一样，天衣无缝的契合，完全是经过对比与参照之后的设计构思。但是，在视网膜的焦距发生变化之前，没有人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他们不具备调整视网膜焦距的技

能，犹如一个近视眼必须戴着眼镜看写真集一样凡尘可谓的猥琐理论。第二条线段是谁画下的？那个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光芒的存在，被它吸引了，于是选择在一侧画下了一条同样的线段。那个人真的看到了光芒吗？会不会是因为某种巧合，无聊且毫无目的性的巧合？不，这不可能是巧合。如果是巧合，此刻看到的就不会是一条多出来的线段，而是无数条多出来的线段。这里的孩子天真烂漫，可以在黑板报上乱涂乱画，理所当然的可以在地面上乱涂乱画。可是，他们幼稚的大脑、还未开发的低级大脑，只能依靠左脑思考的人们目前是无法丈量它的长度的。他们过于高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轻轻的拍了拍后脑勺，扭了扭脖子，淡定的坐回位子上，翻开教科书气定神闲的默默在心底背诵经文，竭力去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异常行为。

他们仍旧在走廊上放肆的欢呼，课间十分钟从来就是完美无瑕的欢乐谷时光。我孤独的坐在位子上，将思绪整理了一遍又一遍，排除心头一切幻想的念头，进而深入到问题的内部。我运用那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静悄悄的用右脚蹭了蹭地面上的线段。那条不是自己画下来的线段，它一动不动的贴在地面上，任凭脚跟的肆意践踏也丝毫不为所动。它是不为所动的存在——倔强的保尔·柯察金——一把售价低廉却经历过磨炼而铸成的不锈钢直尺。它连同之前的那条线段，一齐洋溢出点点微弱的光芒，独具色调的光芒令人为之沉醉。我再一次的揉了揉渐渐迷糊的眼球，陨落回现实的位子上，双手下意识的伸向抽屉的书包，翻出下一堂课的教科书，挪了挪椅子，迎着上课铃声挺直了腰杆。他们很快缩回了拥挤的教室，整装待发的注视前方，犹如训练有素的陆军战士。我继续毫无触觉的间谍行动，视线快速的从文具盒里找到一支圆珠笔，将它握在右手手心，紧接着翻开教科书。可是，可是此刻，我无法翻开它。你无法轻易翻开一本教科书？我迅速拍打自己的后脑勺。我难道是在做梦么？不，我没有在做梦。我一连捶打两下膝盖骨，确定痛觉的来路，痛觉来自膝盖骨，而且是撕心裂肺的痛楚感，意识非常之清晰。那么，你怎么翻不开一本教科书了？你确

定自己没有失控吗？你怎么了？你还好吧？是的，我很好，非常的清醒，没有喝醉酒也没有失去自己。我只是无法用常人的力量去翻开一本普普通通的教科书。我彻底的完全的坠入了白兰地酒精酿造而成的鱼缸之中。

你只是无法用常人的力量去翻开一本普普通通的教科书。我在心里缓缓重复了一遍，脸上丝毫没有表露出一丁点心底的焦灼。我面无表情正视着黑板，满是希望的望着讲台方向的班主任，将翻不开一本书的双手叠在一起，挺直腰杆目视未来。未来的光景如此轻易的为之拥有，可是我必须放弃拥有的未来，回到无法预见的这个世界之中。半分钟过去，在确定手心的力量依然健在的煞那间，我动用琴弦的力量试探书本里所隐藏的玄机。它为什么无法被轻易的翻开，难道里面沾有了万能胶水？胶水粘住了纸面，因此无法拨开。不，不可能。他们还不至于这么无聊。我的同桌也不可能如此的无聊。她是一个小公主，整天抱着芭比娃娃自我陶醉的低级白痴，喝着高级牛奶享受顶级夹心面包滋润的小女子。虽然，偶尔发一些小脾气，吐露一些生活中的小牢骚。但是，她不具备犯下如此恶毒行径的可能。她单纯得连摄像机镜头后面隐藏的电线都无从知晓。在那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潜移默化的作用之下，她前天已经将心底所有隐藏的私事吐露了出来，吐露得那么彻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实在是太好对付了。我忍不住窃喜了一下，然后迅速变为面无表情的自己。我用尽双手的力量去翻开那本书，书的表面一如既往的干净而整洁。整洁得连一个指纹也没有留下来供他们追查。间谍的隐藏技巧必须为之掌握才能继续活下去。上星期包好的书皮完好如初，看不出一丁点人为破坏的迹象。它没有被破坏。它只是被某种力量升华了。一个可怕而神秘的讯号透露了过来，我收到了一个简短的陈述句，仔细分解其中隐藏的可能。它被升华了？它不过是一本教科书，廉价的纸屑装订而成的十六开稿纸。它凭什么获得了升华的天赐？不，它已经被升华了，所以你无法轻易的翻开它。可是，我只是想认认真真的上完这堂妙趣横生的语文课，好好享受一番文字艺术的美妙。他们为什么连翻开一本语文书的机会都不给我？不，你是有机会的。机会从来都在你的左右

围绕，只是你没有用心去寻找。我抛开之前所有的反问句，竭尽力量集中在双手之间，一秒钟的功夫，它的门扉被毁灭。我穿过门扉，将瓦解后的木头屑全部吞入喉咙深处，紧接着在教科书第二页的正中央位置看到了一张纸。一张对折好的白纸。我迅速将它捧在手心，缓缓地抬起头，用余光扫视讲台上班主任所处的角度，紧接着撇过头扫视周围的同学，包括此刻正在自我陶醉的公主同桌。

她没有兴趣观察我的诡异行为，我也没有兴趣去勾引她手中捧着的芭比娃娃。我的公主同桌上个星期已经找过班主任向她倾诉自己的无奈。无奈连同厌恶时刻伴随在左右，不再是左右，连前后也开始包裹了起来。她是那么的珍贵、那么的纯洁、那么的高雅。她小小的身躯竟然背负了如此之多昂贵的衣物，奢华的衣物竟然可以将所有的不满宣泄出来，试图抛弃一个偶尔犯神经的同桌。她一直以来都不愿意与我聊天，这是目前唯一一件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越少的交谈越好，越少的机会暴露自己的面部轮廓。我可以潇洒走一回的在这个班上安心学习，直到五年后毕业离开，也没有人会察觉到这个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本想戴着墨镜或是圆顶帽来学校上课，或许可以在秋天来临的时候披上一身风衣，将这个李道明全部掩盖在芦苇丛中，以逃避沼泽地鳄鱼们的欲望之眼。当然，我还企盼这位美丽的同桌干脆变成哑巴最好，她那些自言自语的低俗冷笑话实在令人发指。她背负了过多的负担，拥有了过多的美好，或许直到十八岁成年时依然无法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现实在糖衣的愚弄之下，完全可以让人欲仙欲死的活在当下，直到肉体消亡，灵魂幻灭。

我用左手抓起那张折好的纸，用另一只手迅速翻阅书本。这次，它失去了抵抗的能量。两分钟以前，胶水的沾合力顷刻之间毁于一旦。它被这个世界的毁灭力量，精炼果断的同化了。我摒弃掉毁灭的负面力量，轻而易举的翻遍了教科书，从头到尾的翻阅教科书，自由洒脱的翻阅了一遍又一遍。这个自己立即意识到，之前的那股力量竟然源于那张对折得无比工整的信纸。此刻，它在我的左手上开始散热，犹如暖水瓶一般微微散发出